

石一枫  
著

# 心灵 外史

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心灵  
外史

石一  
枫  
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心灵外史 / 石一枫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8.9

ISBN 978-7-5302-1812-9

I. ①心… II. ①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7964 号

心灵外史  
XINLING WAISHI  
石一枫 著

出 版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 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 
邮 编 100120  
网 址 [www.bph.com.cn](http://www.bph.com.cn)  
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 (010) 68423599  
经 销 新华书店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 
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 
印 张 10.25  
字 数 150 千字  
书 号 ISBN 978-7-5302-1812-9  
定 价 39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 010-58572393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由本社负责调换。

版权所有, 未经书面许可, 不得转载、复制、翻印, 违者必究。

大姨妈本不是我的亲大姨妈。我和她的渊源，又得从老辈人说起。

我母亲娘家以前是北京的大宅门儿，祖上出过个把“行走”，后来固然也败落了，死的死散的散，搭伙儿过日子的只剩下两户世代因袭的老用人。大姨妈是厨娘的女儿，她比我母亲大一岁，自小被叫作“大姐”，俩人一起上学一个屋里睡觉。到了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，家里又受了冲击，母亲被发配到三线去接受改造，大姨妈则插队去了河南，后来干脆通过招工落户在了那里。这就叫大相国寺的水浇了菜园子——贵贱一码平。

在西北的一个兵工厂，母亲嫁给了我父亲，一个在山沟里苦熬了多年、“很有理论素养”的军转政工干部。这种婚姻明摆着是各取所需，互相都有认命的意

味。但很可笑，他们的婚后生活却表现为不同意识形态、“大我”和“小我”之间的激烈斗争。刚开始，我父亲自认为是某种光明的、宏大的思想理念的化身，致力于改造我母亲身上那些被他视为自私和无聊的剥削阶级习气。后来政治气氛宽松了，母亲却又摇身一变成为“自由”和“人性解放”的代表，对我父亲反戈一击。他们互相敌视，又因为敌视而更加坚定了信念，以至于为了屁大点儿事都要上纲上线——却不妨碍一不留神把我制造了出来。

回想我的童年，关于“家庭”的记忆基本上只剩下了辩论、揭批、指桑骂槐、阴阳怪气。耳朵里充斥的都是硕大无朋的词汇，仿佛分属于不同阵营的吹鼓手正在进行面对面的交锋。当然也不止于思想论战，家里的容器大多由金属打造而成，就连阳台上的花瓶都是用一百零五毫米炮弹壳车出来的，这是因为所有瓷器和玻璃器皿刚买回来不到三天就会粉身碎骨。

印象中，最惨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我上小学的时候。当时我母亲叉腰站在门口，用字正腔圆的京腔噼里啪啦地说着什么，总之是宣称“世道变了，你那一套已

经没有价值了”，我那一直沉默的父亲突然暴起，抄起窗边的一只小猪存钱罐掷向她，结果弹道偏离，“辄”在了我的脑门上。粘着血迹的钢镚落了一地，我的父母却还在忙于论证对方品质恶劣，根本没人低头看我一眼。我便蹲下身去，慢慢把那些硬币捡了起来，揣进裤兜里，哗哗作响地走到厂里的服务社去吃一碗裤带面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每当他们闹起来，家里照例是没人做饭的。吃面的时候，血又滴了下来，和面汤里的辣椒油混在一起，但我仍然坚韧地吃着，吃着，仿佛只有用食物堵住喉咙，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哇哇大哭。那天，我在厂区里游荡到深夜，听了上万响试射高射机枪的回音，困得不行了才走回家。这时却发现母亲不见了，她已经收拾行李远走高飞了。

母亲这一去，就再也没回来。她跑到南京的亲戚家住了几个月，随后给我父亲寄来了一封强硬的离婚通牒，宣称自己遇到了在学校念书时的初恋对象，俩人铁了心要组建新家庭，“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”。她好像突然醒悟到，她所信奉的那套观念还可以通过实际行动来实现。自由是多么美好，婚姻自由则比一切自由更

加美好。而我父亲吧唧着嘴，连抽了半包“恒大”牌香烟，一时蒙了。

大姨妈就是在这期间来到我家的。母亲总算想起自己身上还掉下过一块肉，便写信请“大姐”到陕西来照看我。我父亲则忙于追到南京去跟我母亲谈判，于是把一个家扔给了我们两个人。记得那时候的大姨妈长相还很白净，一张鹅蛋脸显得非常温婉，但总蹙着眉，一副正在深思什么的样子。都说她是我的亲戚，但我却不记得有过这么一位“还抱过我嘞”的亲戚。人家问她是做什么工作的，她说在河南的一个印刷厂食堂上班，而我看她也不像个炒菜师傅。我们兵工厂的食堂师傅都是膀大腰圆的，脸上的横肉把脖子都淹没了，手上永远沾满了黏糊糊的猪油。有一次我到食堂偷包子被人发现，挨了一个嘴巴，结果因祸得福，此后的半个月吃饭都有肉味儿。所以当这女人让我“叫人”的时候，我装作没听见，低头盯着解放鞋上粘着的一块粪便发呆，同时思考着那究竟是人的、狗的还是牛的屎。而大姨妈也不多说话，自顾自开始干活儿，扫地，擦窗户，修理厕所水箱里的浮标，又拎了菜篮子出去买菜，三下两下变出一桌子吃食。

作为一个后来的美食记者，我对于“吃饭”这件事情的初步概念，其实是通过大姨妈建立起来的。前面说过，她的母亲就是一名厨娘，因而掌握着许多家传的手艺，以旧时北京盛行的鲁菜为主，重刀功，多油炸，擅长糟熘。定居在河南后，她还对面食有了心得，早上有时会给我做一碗放了鹌鹑蛋、海带丝和卤羊肉的烩面，有时是白菜粉条馅儿包子。尤以烩面最对我的胃口，每次把脸从大海碗里拔出来，我都被香得直翻白眼儿。小孩儿没出息，吃了两顿肚儿圆，我就消除了对这个女人的生疏感，天天流着鼻涕追在她身后叫“大姨”，后来又学着那些从南方迁过来的邻居的叫法，在“大姨”后面缀了个“妈”。

在我的感觉里，“大姨妈”似乎比“大姨”更亲，更贴心。

大姨妈摸着我的脑袋，眼圈儿一红，“我要有个孩子，肯定养得比你胖乎多了。”

她致力于将我喂肥、喂白，喂成宣传画里坐着“科学号”飞船奔向太空的少先队员那副长相。可是事与愿违，即便过上了吃香喝辣的日子，我的外形仍然没有



发生改观。我还是那么黄，那么瘦，像根火柴棍一样，麻秆上顶着颗如斗大头。邻居们都说，如果给我涂上鞋油，完全可以扮演正在经受饥荒的卢旺达人了。这未免令大姨妈感到沮丧，进而又增添了新的忧虑，那就是，我的反应好像比其他孩子慢半拍，成天痴痴愣愣的，别人要是跟我说什么话，我总像没听见似的，过了许久才如梦方醒地“啊”一声。

我都十岁了还尿床。

一天晚上，大姨妈悄无声息地走到我床边，从上往下俯视着我。我咂吧着嘴蓦然睁眼，与她对视，只觉得房间笼罩在一种肃穆的气场之中。

半晌，大姨妈才说：“杨麦，你在学校里，别人是不是也说你……有点儿傻？”

我回答她：“他们不仅说我傻，而且说我是个傻球。”

“对这事儿，你妈怎么看？”

“她说是遗传了我爸的劣质基因。”

“你爸呢？”

“说我妈不负责任，没把我养好。”

大姨妈沉吟了一下，笃定地说：“你的发育出现了问题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耽误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。所以咱们得采取措施。”

我半张着嘴，挠了挠耳朵，第一反应是，无非又去一趟医院吧。兵工厂子弟小学的老师都是些粗暴的实在人，他们除了骂我是傻球以外，在例行体检时发现我体重严重不达标，也曾经怀疑我的肚子里共生共存着一些可爱的小生物，遂带我去厂区的附属医院拿过塔糖。他们还勒令我拉完尿后要仔细观察一番。但药吃了不少，效果却等于零，一条虫子也没打下来。医生的诊断结果是，不能赖寄生虫，还得赖我自己。至于我究竟出了怎样的毛病，他们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了。

然而我猜错了。第二天早上才刚过五点钟，大姨妈就把我从床上揪起来了。这时医院还没开门呢。我继续昏昏沉沉，唯一的念头是要吃烩面。她却告诫我：“早饭先不能吃，连水也不能喝，否则‘气’就浊了。”

说罢带我出门，穿过厂区的家属院，不走柏油大路，取道一条蜿蜒的小径，往半山腰的一片杨树林里来。这里还要插一句，在喂养我以及整理家务之余，大

姨妈经常一个人在附近转悠，也不知在忙些什么。有时我凌晨被自己的尿给泡醒了，哭丧着脸到阳台去摘干净的裤衩，还会看见她的卧室房门开着，床却早已空了。而再看大姨妈领着我走山路时那驾轻就熟的样子，可以推测她是常在这个地方出没的。

经过山中零星散落的坟冢时，大姨妈还催我：“快走，我护着你。这里能量太强，你虽然是纯阳之体，但是身子比较弱，不一定能承受得了。”

我们加快脚步，终于钻进密林深处。初时，四下里还笼罩着层层叠叠的雾霭，远近看不出个究竟，但也就是一瞬间，太阳从山的另一侧高举而出，喷薄的红光席卷山野，照得白杨树上的眼睛璀璨发亮，仿佛正在集体注视着我们。大姨妈沉静地点了点头说：

“时候到了。”

然后让我不要动，闭眼，尽量把意识“放空，再放空”。而她则游走在我身边，颇具声势地忙活了起来。我小时候虽然傻，但也没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老实，或者说好奇心还是有的，于是时不时地将眼睛眯着，从缝隙里偷看大姨妈的举动。

真把我给惊着了。只见她比画了几个武打电影里才有的姿势，突然双目圆睁，嗓子眼儿深处铿铿作响，一个箭步扑向一棵杨树，双手握拢树干，如同掐着一个人的脖子，膀子上源源不断地运着力，连后背都绷紧了。掐了一会儿，又将脑袋往后一仰，半个躯干都拗了过去，曲项向天歌地长叹一声“啊——”，好像饥肠辘辘的人喝下了一碗热汤。一棵树掐完了，再去掐下一棵，如是三四番，终于满面通红地向我走来。

我赶紧闭眼，随后感到一只手掌覆盖在我的天灵盖上。也真怪了，一股热流从她的手心源源不断地涌出，浸润了我的身体，令我暖和了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大姨妈重新发话：“好了。”

我睁眼，看见她的额头渗出了一层汗珠，连鬓角都湿透了。而人家为我受了这么大的辛苦，我也总该有所表示吧。于是我对大姨妈说：“我要尿尿。”

大姨妈满意地点头，“有尿就对了，这就是把你身上的坏能量逼出来了。”

我对着一棵树尿完，一边哆嗦一边又问：“您刚才这是干吗呢？”

“先聚气，后发功。”大姨妈说。

“……聚气和发功又是干吗呢？”

“那说起来就复杂了，涉及宇宙里的大奥秘、大真理……深入浅出地解释一下吧，世界的本质其实就是能量，万事万物除了它表面的形态以外，都带着一股无形无迹、连科学仪器也侦测不出来的能量。这些能量之中有好的，也有坏的。人的身体健康，就是好能量占了上风；什么地方出了毛病，就是坏能量乘虚而入了。我刚才做的事情，正是运用师父传授的功法，从大自然里把好能量汇聚起来，再传到你的身上，把坏能量逼出去。这样一来，你的身板儿就会壮实起来了，脑袋也会变得比现在聪明，以后你就能考上大学，当上干部、学者、改革家……其实除了人的身体，其他事情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？社会上为什么会有腐败？国家为什么富强不起来？地球上为什么这儿啊那儿啊老在打仗？这都是坏能量在起作用。而师父所做的事，就是要扭转能量的分配，为我们开创一个美好的新时代……”

这番话不仅说得当时的我目瞪口呆，就是许多年后再想起来，同样令人叹为观止。一个县城妇女，除了做

饭并无一技之长的食堂职工，居然谈论起了民族复兴、世界和平。什么叫位卑未敢忘忧国？这就叫位卑未敢忘忧国。在这种壮阔情怀的震慑之下，我就算无法理解大姨妈所谓的“功法”，也不敢提出什么疑义了。从此之后，她每天五点来钟便揪我起床，我也一点儿抱怨都没有。用她的话说，“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嘛”。在家里突遭横变的那段日子里，除了大姨妈，又有谁想得起来“为我好”呢？

而大姨妈一边坚持为我发功，一边又像个尽职尽责的医生，频繁询问着我的感受。“有没有觉得身上有劲儿了？”“这两天脑袋里是不是比过去清楚了？”“上课能专心听讲了吧？夜里下雨也能憋住尿了吧？”她还找了一个小本儿，把历次发功的时间、长度和“能量值”记录在案，时时拿出来分析。在邻居们的眼里，“老杨家的大姨子”温和、内向，甚而带着点儿逆来顺受的气质，但没人知道，她正在进行一项神奇的实验。

多么幸运，我就是那个有可能见证奇迹的实验品。但也多么令人羞愧，我这个实验品太不争气了，不管怎么憋着劲儿地生长发育，也没有显现出大姨妈所期望

的效果。在一个赶集的日子，大姨妈牵着我去了附近农民“响应好政策”自发形成的农贸市场采购，看到卖肉的摊位上摆着磅秤，遂让我站上去约了一约。结果是不仅没有变胖，反而瘦了几斤。那个屠宰专业户也很不会说话，表示我如果是一头猪，那么就连屁股上盖个大蓝章的资格都没有。回去的路上，大姨妈的脸色出奇的凝重，眉心蹙成了一个纠缠的疙瘩，眼里水汪汪的，似乎都要流泪了。

我替她开脱，“您不用替我操心了，反正这么多年我都这样，不也凑合着活下来了吗？”

大姨妈摇头，“你说的这叫什么话，人只要活着，怎么能凑合？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比别人差一截儿。”

我说：“我妈都觉得无所谓……”

“她就不应该这么对待孩子，有这么当妈的吗？”大姨妈哽着嗓子反问。这也是我唯一一次听见她对“主家妹妹”有所怨言。这语气吓了我一跳，便闭上嘴不再作声。而大姨妈胡噜了一下我的脑袋，把我的头拢到她的腰间，抬眼望着悠远的山峦说：

“我功力不够，但我们还有别的办法。”

现在回忆起大姨妈带我踏上的那段朝圣之旅，其喧嚣与混乱历历在目。

我们在五一节的假期里动身，走时是个大风天，山区回荡着如泣如诉的哀鸣。而我恰好对随风四散的花粉过了敏，一路上都在不停地用手挠脸，把自己抓成了一只花猫。从兵工厂坐班车到了县里，立刻去火车站排队买票，然后我们挤上了人满为患的绿皮列车，昏昏欲睡了七八个钟头。入了夜，省城终于到了。浓黄的风沙中，一幢幢灰砖小楼鳞次栉比，许多工地正在趁夜装卸建材，从高空看去，一定很像一桌打到一半的麻将牌。我被大姨妈拽着瘦胳膊，在直掉土渣儿的建筑物之间穿行。一会儿路过一个庙，一会儿又路过一个庙，竟有神佛遍地的印象。



过庙也不拜，只是按照大姨妈手中的那张旅游地图东转西转，又认错了两次路，最后到达一个有武警站岗的大院儿门口。那地方我们当然是进不去的，街对面由一排平房组成的招待所才是我们的安身之处。因为到得晚，想开单间已经没了，服务员将我们安顿在了一个“女部”六人间里。从东向西并列着六张铁架子床，屋里已经住了四个人，其中的三个正在隔着床嘀嘀咕咕，看起来相互之间很熟悉。另外有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，正蜷缩在旮旯里睡着，间或抽搐一下。她的床上除了被褥，脚边还铺了一层牛皮纸，纸上用朱砂笔写满了触目惊心的词儿，诸如“冤枉”“草菅人命”和“为民做主”之类。清朗遒劲，瘦硬通神，俨然是我母亲常年临摹的宋徽宗的笔体。

进门打个招呼，大姨妈就从床下拽了搪瓷盆，打发我洗脸睡觉，“明天还有要紧事呢”。但换了个环境，我自然睡不着，于是把头藏在霉味冲天的枕头里，斜眯着眼，看两只潮虫从墙皮底下进进出出。片刻，灯也关了，身边的女人都躺下，在清幽的月光中你一起我一伏，呼吸均匀。运气倒不错，一屋子的人，没一个打呼